

那时候是宋代，乘船行进在碧波荡漾的三门湾，欣赏遍两岸喧闹的田野风光，最后，来到一个两山夹峙的好去处。鸡在近处叫，狗在远处吠，炊烟在斜阳中直直的一动不动。艄公将最后一橹摇罢，在码头的船舷上拴好船，然后叫一声：客官，上船了！踏上岸去，方看见一个狭长的山沟里，竟然散落着一千多户人家，漫步村街，不算南货店、绸店、饭店，仅打铜店就有36爿，那叮叮当当的打铜声，比得过山涧旁的鸟鸣声。

不坐船就走路。从北宋至道咸平年间（995—1003年）陈氏怀琪公自福建长溪迁入起，西岙人翻山越岭已经走了一千多年了。在这个山角落里，历代走出来进士12名，其中，数南宋右丞相叶梦鼎名气最大，叶丞相原名陈吉甫，六岁出继上宅村（现为胡陈乡永和村）叶氏母族。人们这样赞誉宋代的西岙村——“盛朝浙右无双族，大宋江南第一家”。

在怀琪公走进这块山地一千多年后，我也走进这里。一进入我就马上被村庄周边的山景迷住了。村民自豪地说，看看，这里的好风水。这里的山头个个有说法，谓“九龙抢珠”。九龙是

出版家、翻译家、科普作家王幼于先生1914年8月17日出生于慈城镇黄山村，是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会员、首届常务理事。在1984年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他与华罗庚、茅以升、高士其、钱学森一起受到表彰，是17位荣誉会员之一。

王幼于早年先后就读于崇本小学、效实中学和浙江大学。大学毕业后，应聘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后因发生七七事变而未到职，回到家乡在崇本小学义务任教。尔后曾在余姚实验中学（今余姚中学）、宁波效实中学、宁海县立中学、慈溪锦堂师范学校执教，还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办的安心中学任教半年。1947年9月至1951年2月，王老在慈溪县立初级中学（今慈湖中学）执教，教化学和数学，并兼任教务主任。解放后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全面主持校务。王老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待人真诚，深受师生的尊敬。当时百废待兴，学校师资、设备、经费都不足，王老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在他的精心安排和严格管理下，学校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培养了不少人才。

1951年2月，王老离开家乡，先任开明书店编辑，尔后担任过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著译有《星空的巡礼》、《什么是力气》、《原子能问答》、《奇妙的原子》、《俄罗斯化学史话》、《什么是相对论》、《俄罗斯天文数理史话》、《生物是怎样进化的》等。王老编审的书稿近200部，他担任责编的《天体是怎样演化的》和《地球是怎样演化的》分别获得第一届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和首次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奖，《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是首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图书。

离开家乡长达五十余年里，王幼于始终情系故乡，关注母校和曾经工作过的学校，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他多次向崇本小学、慈湖中学、效实中学和浙江大学赠送他编写的图书。他一直与母校保持着联系，坚持每信必复，每事必答。王老在慈湖中学执教时，对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很多年后都能清楚地说出某个学生当年的情况。他不仅关心学生在校时的表现，还关心他们走入社会后的工作、生活情况，深受学生爱戴。作为慈湖中学北京校友会和效实中学北京校友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校友会的工作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王老的儿子王勤所撰《我的父亲》介绍：“父亲与他的学生和同事之间来往信件非常多，每星期都能收到一大堆。每逢过年，他都会收到几十封贺卡。他坚持有信必回，仅从去年（2009年）5月到今年（2010年）8月，就写了170封信。去年5

【一种怀念】

## 王幼于与慈城

谢振声

### 饿死事大 失节事小

《1942》幕后，有原著者刘震云的一声浩叹：“这个国家视生死如儿戏的事儿，发生得太频繁了。世上没一个民族是怎么把生死事儿当玩儿的！”一涉及生死，中国人就讲究个节操，所谓“失节事大”，《1942》里最大的节操，当属共御外敌，所以蝼蚁之民的口粮尽皆征用，河南这个大包袱丢给了日本人，也算是战略一种，结果闹到人神共愤，连鬼子也看不过去了，难怪饶幸得活的饥民后来杀了汤恩伯一个回马枪，助6万日军对峙30万国军，这就是节操神话的报应。当年八国联军攻北京，老百姓也曾忙着给洋人扛梯送水挖壕沟，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圣意跟不上民意，还要节操这劳什子作甚？

节操之事，若是信了，准能成信仰，不过在人相食屡见不鲜之国，“所有信仰不过是吃饭，什么事都不过是升官发财，什么主义都不过是生意，做和尚道士与做官一样，都有级别肥瘦之分。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佛道，教义与己相背时说人定胜天，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在于时常改变信仰（林语堂语）。最后沦落到除了权钱什么都不信，而且中国又有内陆农耕文明的稳定

性，常能将舶来品含而化之，不伦不类，以宗教而论，《1942》里，牧师安西满在饿殍遍地之时不忘布道，“饿死的都是因为不信主”，他做过中西合璧的弥撒，给个死人合了三回眼都没合上，到底还是眼睁睁地入了土。

中国信仰的另一招是忽悠，《1942》里的县长老岳想发国难财，跑去省里邀功，说自己有祖传灵药，一颗下去，又分三天和七天不饿两种神力……就是政府的赈灾，也不过是向着千里赤地遍野哀鸿撒钱，生死之间，纸钱远不及一碗粥管用，更可恨的明明是惨烈人祸，却又封锁消息娇天灾，以至于片干涸，奄奄一息之时还都信了这说辞，“蚂蚱，主要是蚂蚱。”实在也怨不得中国人国民性里会有为鲁迅痛切的“无坚信无特操”，“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从来没有……”

### 废墟之中 精神重建

“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吕桂花让问问，最近你还回来吗……”冯小刚电影若是偶一观之，会发现其商业成功源于对时代的把脉，好玩之外，自有向善之心的编织和社会批判的并行不悖，然而，若把他的作品序列合作一

指：大肚龙、伏地龙、盘龙、卷龙、啸天龙、出洞龙、喷水白龙、头水青龙、出海龙，珠指龙珠山。我看过来，看过去，一座座巍峨挺拔，气象万千。立在这些山峰面前，我顿觉自身的渺小，却印证了山水孕育造化人的观点。“登泰山而小天下”，不止是视野的变化，更在于心灵的毓秀。

且看西岙的代表人物叶梦鼎，官至南宋右丞相，他一辈子都在与邪恶势力作斗争，面对奸臣左丞相贾似道等人的威逼利诱，梦鼎说：“廉耻事大，死生事小，无可回避之理。”另一个代表人物郑霖，宋绍定二年（1229年）登黄朴榜进士，是叶梦鼎的老师，官至大理司直枢密院编修。史书上说，当时贾似道当权，四处网罗人才以为用，有意拉拢郑霖，但郑霖深恶贾似道恃势弄权，不愿与其往来。后贾似道以“司都”、“监礼郎”等职授郑霖，皆拒不就职。后被诬陷杀害。这些古代贤人耿直、善良品质的形成，莫不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关，西岙人都如大山一般，巍然挺立，掷地有声。

西岙有一个“四姓祠堂”。从民族文化史上可以看到，祠堂（宗祠）是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是宗族的象征。宗

庙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宗庙为天子专有。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中心。这里须着重指出，宗祠是以一个家族一个姓氏组成的。祠堂是一个家族一个姓氏的

### 【乡土情怀】

## 西岙古风

浦子

礼仪之地。而西岙的宗祠居然以四姓合祠。究其原因，有一说，是南宋度宗执政时，村里有右丞相陈吉甫（叶梦鼎）、发运使郑霖、国子祭酒周成童、翰林学士王良宠四人同朝为官，度宗皇帝令其子孙合为一祠，以祀其祖。另一说是，西岙民风淳朴，邻里和睦，虽是异姓，却如同宗，加上地处偏僻山地，空间独

的包容，是天下人没有的开阔胸襟。铮铮作响的西岙人好浪漫。这种浪漫自然与神的膜拜联在一起。西岙有正月十八夜“行大龙”习俗。因为龙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神文化。相传宋淳祐十三年八月初三，陈氏十一世祖文纬公官右司郎中，退老而归，道径杨子江，风浪交作。其仰天哀告，霎时现出龙

### 【甬上画坛】



放眼望去，油菜花已纷纷坠落，紫云英也开始凋零，勤劳的农民们抡起锄头，已翻开了一块又一块的黑土。远近山中的杜鹃花正吐着红艳，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花季。路上行人一个接着一个，迎着微寒细雨，踩过青青田野，正走向杜鹃花烂漫处。

仿佛是基因中注定的，一个人，不论离家多久多远，在这个季节，他一定会尽力回到自己的故土，祭拜先祖，以千年不变的方式寻找自己的根源。曾经是那么孤独的故土，这个时节，一个个如风筝般放飞出去的子孙又陆续飞回时，显得不再冷清。

我的爷爷奶奶长眠于江口长岭墩，村民们的家族墓地大都安置于此。自我懂事起，清明前后，我便随父母年来此扫墓。那时候，也许是从未谋面的先辈们感到陌生，也许是自己太小，每年清明上坟，说实话，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踏青。一听说去上坟，我就跳得老高。到了山上，在父母扫墓墓、培新土之际，我和妹妹像放山野猪般在山上疯玩，摘杜鹃花、采松花、捉迷藏。等到父母再三催促后，我们才来到先人的坟碑前，行跪拜礼。祭拜完毕，我们就可以明正言顺地吃起供祭在亲人墓前的食品，尤其是妈妈做的麻糍，糯糯的，好吃极了。

明成果，不过是拜物教堂的虚无外观，诚信廉耻这层中国人原本已惨不忍睹的传统价值观的告别，一边也有对认死理儿之人的肃然起敬。

《一声叹息》和《手机》，可看做传统婚姻的一曲挽歌，且休提中年危机和

身，即绘其形，复还故土，设每年正月十八夜二龙飞舞，以答神佑。古往今来，中国有很多的村庄在舞龙。而这里，自宋代开始，人才辈出，且多在朝廷为官，中华文化向来有“皇上为真龙天子”之称谓，而西岙的人称臣于国君，就有真实意义上的“抬龙护龙”。比起别的村庄舞龙习俗，西岙人自觉得底气更足一些。今年的正月十八夜，我在西岙亲眼目睹了“二龙共舞”的壮观场面后，却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我看到2004年仿制的大龙，头高3.8米，身长32米，由40多位青壮后生抬着游走。2008年添制的青龙，头高3.5米，长39米，由32人抬。西岙人崇拜龙，不敢舞龙，只是把龙体虔诚的塑起，抬着走，像他们的先贤辅佐皇帝一样。其实，这么庞大的龙体，舞是舞不起来的。走吧，到我们村庄的角角落落去一下，希望以你的龙威，祛除晦气邪气，壮大阳气正气。呵呵，这么说，西岙人的抬龙里，还带有农民式的狡黠。

故去的乡贤遗下的正能量吧。

这一次，我和一些文化工作者是被邀请去参加“西岙古村保护研讨会”的。所以，当会议组织者如数家珍地谈起古迹存有“九加一”：一座晋寺，二穴古墓，三座宋桥，四姓祠堂，五盘碾子，六大古树，七道圣旨，八处景观，九龙抢珠，外加“抬龙”，我不由感慨万端。

在当下西岙，除了正月十八夜的抬龙，还有无法搬动的自然景观，煌煌古迹几近绝迹。那条叮当叮当响如天籁布满打铜店的老街呢，那座黄昏里牵了二十三条捕鱼船三四艘载客舟的老码头呢，那些依着山势而建与周围环境结为一体的木制榫卯结构道地呢，那个墙弄里撑着花雨伞戴着栀子花的姑娘呢，还有孩童踩着木拖咯咯作响浙东地区特有的石子路呢。没了，没了。连那座全国独一无二的四姓祠堂，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建村影剧院时拆了。

十分庆幸的是西岙人清醒过来了。尽管清醒过来时，什么也没有了。可对眼下正在大拆大迁的村庄是一个警示，别再做傻事了。

我沐手、焚香、祈祷：古西岙魂兮归来。

处，那些不正经里的小担当，大彻悟里的真信念便呼之欲出，一边是对轰塌的传统价值观的告别，一边也有对认死理儿之人的肃然起敬。

《一声叹息》和《手机》，可看做传统婚姻的一曲挽歌，且休提中年危机和

### 【雕刻时光】

## 吾土吾民 温故知新

——说说冯氏电影里的中国式信仰

贺秋帆

小三搅局，《一声叹息》结尾，总还有一个破碎家庭的修补残梦，梁亚洲的妻子宋晓英把李晓丹请进家门，“今天女儿在，咱们谁都不能吵”，看着是心平气和的三方会谈，其实是小三无力地面对那一家子人，结局算是传统家庭勉强的得胜，但到《手机》，局面一变而为家庭全线失陷，视野所及，莫不是有头有脸的男性的瞒和骗，所谓现代化的文

和她的家人、邻居阿叔、阿姨……看到坟碑上的名字，就仿佛看到了他们曾经鲜活的形象。想到以前我们与他们交往过的点滴往事，不免感慨万端。如今一块坟碑已隔生死两个世界，这一切想来，恍如隔世。他们当中，人生经历各有不同，富贵贫贱也有所异，如今都静静地相聚于一处。那些身外之物，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呀。我沿路同这些石碑打招呼，心里轻轻地同他们说：“嘿，你们好吗？”

生命是一个不断离别和不断相聚的过程，

离别而去的，已与郁郁葱葱的山林融为一体，相聚而来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新新人。他们消失了吗？不，一个人只要曾活过、爱过、付出过，他的生命就会在人世间烙成某种印记，它比生命更永恒。望着它们，仿佛觉得逝去的先人正排排拥坐着，与我们一起，享受着天地的春光，享受着似水般的流年。

捧着一束艳红的杜鹃和不知名的白色小花，轻轻地摆放在奶奶的坟前，默默地同奶奶说说话。妈妈在烧纸钱了，各家坟前陆续飘散而出的缕缕青烟，在半空中交织着、盘旋着，“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奶奶在世时曾说过，清明节前后三天，祖宗们都开门在等着子

孙去祭拜呢。奶奶，今天我们来了，在您的面前，我们点上了三支清香，追忆着您的慈爱、您的节俭，追忆着与您共度的岁月。

生命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祖祖辈辈，从人类的上游出发，一直流淌至今。我们每个人是这条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只要生命还在，就要随着河流的节拍，去跳跃、去欢腾、去激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于先人，我们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他们为我们筑起的河床，感谢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爹妈都起了名，怎么都成了没名的孩子了呢？……一个村里的，凭什么那两个就是烈士，就能分700斤小米，我哥和其他人就只有200斤？……我只想给9连留点种子！”

虽说中国人的故土情怀是家国同构，平民胸襟的冯小刚却是立足于一个个小家的经营，《不见不散》里刘元和李清最终还是把家安在了北京，而《没完没了》结尾，也曾含着早期冯小刚对家庭的执念，“姐，过了这个年就是21世纪了。昨晚梦见爸妈问我，咱们这个家散了吗？我说没有，我在，姐也在。爸妈说，那就好，那就好……姐，你得活着，家里一个亲人都没了，那就叫什么好日子呀！”

表现在《1942》里，就是再明确不过的认祖归宗。老东家走西口，铁路让给封了，一狠心折返河南，“死了还能离家近点”，老头到底思亲心切，在灾民里抱了个女娃做孙女，不能绝了户。花枝带了俩娃自愿嫁给栓柱，洞房一暮她说，“你往后就是有媳妇的人了，你可以卖媳妇但不能卖孩子。”就等于把孩子托付了，“你要记得，你是廷津人”。

中国人失掉信仰了么？《1942》给出的毋宁说是一种逼问——血脉延续遭遇危机之时，身为中国还能信什么？